

# 日伪开烟馆妓院暗做情报据点

## 大搞腐化教育,特务隐身于此迫害抗日军民



从繁华的德州市步行街拐个弯,就来到了商业街,如今这里虽只是德州市区里的一处寻常街巷,但乍一听这名字就能想到曾经的繁华。

老街坊们告诉记者,解放前,这里叫溜口街,店铺林立,大的百货店有11家,经营各种高档绒衣、线衣、瓷器、玻璃制品、留声机、唱片等,洋货很多。解放后改称商业街,后来又改名,1981年恢复为商业街至今。

时针再往前拨,商业街曾有一段不堪的历史。日伪统治时期,这里云集了烟馆、妓院,日本人把当时德州这条最繁华的街道,当成了腐化教育的试验所,寻欢作乐背后更有着难以告人的秘密……



如今的德州商业街,在日伪统治时期,周边林立着烟馆妓院。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

本报记者 高扩 寇润涛 李榕

### 发展数十家妓院 让全城给妓女送葬

说起商业街的过去,街巷口一家复印部的老板娘有一搭没一搭。这里靠近老火车站,自津浦铁路线开通后,就难以拒绝南来北往的繁忙客流。

如今清冷了不少,只有三三两两的人路过,倒颇与老街该有的寂寥相称。1958年从进德会旧址迁入的人民电影院是商业街现存最老的建筑,周围的一些建筑散发着现代气息,但毫无地标的分量。

在上世纪40年代,这里经常出入日、伪、警、宪、特等要人的身影。

1942年,德县县城的一场葬礼让全城出动。德县日本宪兵队、日军特务机关、伪保安大队、伪警察局、伪官僚政客、富商大贾、豪门阔少均在送葬队伍行列。

日伪当局命令城内各家妓院的妓女胸佩白花致哀,大批和尚、道士、尼姑,吹鼓手被雇去诵经敲打,超度亡灵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在送葬队伍中,伪德县公署秘书和伪德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分别充当“文引”、“武引”,时任德县日本宪兵队长福井正吉则指挥着全副武装的日伪警卫队伍,分列两侧,沿途护灵。

如此大的排场,死者不是别人,就是德县“芸芳书寓”的头牌妓女——张芸芳。让日本人都感觉如丧考妣,足见她和她从事的行业在当时的影响。

“从张芸芳的葬礼就可以看出,‘芸芳书寓’以及张芸芳等人同德县日伪当局的关系非同一般。”德州抗战史研究者、德州学院副研究员郭新中查阅日伪档案后,发现了大量日伪在旧德县广设烟馆、鼓励娼妓等文化侵略的证据。

郭新中介绍,日军侵占德县后,怂恿和纵容娼妓业,让妓院在旧德县畸形发展,使得德县城内外不同规格的妓院一度达数十家,不少就设在溜口街一带。

“芸芳书寓”是妓院中较大的一家,由天津名妓张芸芳的母亲张氏在德县日本宪兵队支持下开设,位于当时的大街,为一较大的四合院,有房舍20多间,其建筑装潢和设施非常豪华,有名妓十余人。

### 将妓院分三等,特务边寻欢边密谋迫害

大量开设的妓院不仅是日伪的好去处,更被其当做腐化教育的工具,用来麻木国人思想,使其失去反抗意志。

在旧德县,妓院分三个等级,几乎都与日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可以说有多大关系办多大事。

“芸芳书寓”、“玉春书寓”、“金芳书寓”、“莲荷书寓”、“同乐书寓”、“燕美书寓”、“玉琴书寓”、“莲珠书寓”等,属一等妓院。老鸨多巴结日本宪兵队长、翻译官、日伪特务长、伪警察局长、伪保

安大队大队长等反动头子。所接待对象,多系旧社会有钱有势的“上层”人物,如:党、政、军、警、宪、特的头目,地主、豪绅、富商、巨贾、豪门阔少、帮会会首之流。

二等妓院名叫“班子”,背景多为日伪下级特务人员,伪警察局警长、巡官、所长、伪警备队长、伪保安队小队长、地方恶霸、流氓头子等反动小头目。这类妓院陪酒侍夜,收费比一等妓院低。所接待的对象,乃旧社会之所谓“中层”人物,“蝴蝶班”、“翠云班”、“红

伶班”、“祥云班”、“红霞班”、“联合班”等是其代表。

“堂子”或“下处”则为三等妓院,同样要受日伪当局的庇护。这类妓院接客,多是连拉带拽,放荡不羁,往往以拉夫的行为使嫖客入门。所接待对象是旧社会下层的小人物。

郭新中表示,由于妓院是绝好的隐蔽场所,日伪特务常常在此边寻欢作乐,边交换情报,边密谋迫害。有的妓院就被日本特务当成引诱、刑讯逼供抗日军民和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。

“当时‘莲荷书寓’成了日军特务机构一个分支在德州事实上的据点。”郭新中说,在日伪推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期间,日伪军、警、宪、特就曾在里关押、引诱、刑讯拷打过很多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。

“莲荷书寓”系伪德县警察局特务系系长时惠忱的姘妇朱红四开设,有豪华房舍14间,妓女十余人。这里一度是残害抗日军民的魔窟,每天都有卡车拉进运出被捕者,常常能听到院内传出的打骂和惨叫声。

### 纵容开烟馆,日侨公开卖白粉

除了纵容妓院业,日伪还鼓励吸食鸦片,开鸦片馆。据统计,日伪统治的八年,毒品进口、种植、贩卖、制作和吸食等同性病一样,均达到德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当时,在德县城内外,经日伪支持和伪德县公署“批准注册”,发给“营业执照”,可“正大光明”经营毒品的鸦片烟馆有20多家。规模较大,经营时间较长的有同德成、德庆成、德兴成、德聚成、大城、第一楼、竹岚楼、居无楼、万里香、耕兴等字号。

同德成土膏店,是王占林在日军德县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的支持和参与下,于1939年在三联街开设的,有南、北、西房共七间。大城土膏店,是德县土匪头子白占梅的儿子白金贵于1941年在太平街路北开设,有豪华房舍六间。竹岚楼烟馆,



日伪统治下的德州火车站 德州档案馆供图

则为富商郭士斌在南门里开设。这些烟馆的雅座,专门接待日伪要员等“贵宾”,普通客座才留给社会下层的“瘾君子”。

更有甚者,日商洋行、高丽洋行中的日本、朝鲜侨民,在日军的支持和庇护下,肆无忌惮

地公开销售“白面儿”(海洛因、吗啡等毒品),因其价格便宜、吸食方便,导致受害者更多。

一时间,德县流传起一首《七了歌》:“面黄肌瘦精神少——有瘾了;身上穿着破棉袄——没钱了;父母无病去世

早——气死了;妻子儿女哭嚎啕——肚饿了;不管干湿就卧倒——瘾来了;赤身露体到处跑——穷极了;死在外面找不到——狗吃了”,再现了当时有钱人吸得倾家荡产、无钱人吸得典妻卖子的悲惨景象。

### 到处安插线人,上百人间接搜集情报

随着战事扩大,日军兵力逐渐不足,其在山东的特务活动却因此愈加强化。1942年秋,日军为实施“隐蔽剿共”计划,成立了大批特务组织,在德县一带活动最猖獗的,当数日军第一四一五部队及其所属特务组织。

甲第一四一五部队也被日军称为“剿共部队”,1942年在德县的大队部设在马家大井街,承担着十余个县的“隐蔽剿共”任务。为了掩人耳目,他们取消了宪兵领章、臂章等

标志,并把各阶层人出没的烟馆、妓院等很多民用设施当成情报网络的一环,在其中安插和发展了不少特务人员和眼线,日军的情报网还遍布各类社团、宗教、洋行、旅馆等,计有间接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人员达百余人。

如万里香烟馆的陈作岑、德利洋行的孙海泉、毛皮收购洋行的刘云生、大城烟馆的白占梅、“芸芳书寓”的张芸芳等人,均加入了德县日本宪兵队谍报网,成为日

伪的眼线,并因此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识。

“加入日本宪兵队的谍报网,这也是张芸芳病死后的葬礼如此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郭新中查阅日伪档案发现,一代名妓张芸芳,不仅加入了日本的谍报网,而且与日伪各界过从甚密,事实上已经成为日军侵华的工具。

张芸芳原籍天津,她同母亲,兄长张天宝,姐妹小金子、小银子及田玉芹一伙六人,于1928年来德县以说唱为生,日

伪统治后,她搭上了日本人这条线,放弃了说书卖艺,公开挂牌为娼,摇身成为德县妓女中的佼佼者。

当时的日本宪兵队长渡边兼德,被张芸芳认做“干老”,后任宪兵队长松浦正秀与“芸芳书寓”的关系不亚于渡边兼德。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、伪保安大队中队长董书斋等铁杆汉奸,为讨好日本主子,更是该妓院的坚定支持与庇护者,这使得“芸芳书寓”灯红酒绿,嫖客盈门。